

王富林 齐·莫尔根著

长篇小说

德力特



124
4-62

德力特

王富林 齐·莫尔根著



(沪)新登字 103 号

责任编辑：张贺琴

封面设计：陆震伟

德 力 特

王富林 齐·莫尔根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党校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2.75 插页 4 字数 295,000

1994年12月第1版 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500册

ISBN7-5321-1058-3/I·786 定价：14.00元

在灿烂的阳光下面
有过一个漆黑的梦

作者题记

第一章

1

三天不刮风就不是查干茫哈。

查干茫哈的风把太阳刮成月亮，把月亮刮成星星，把星星刮得死去活来。

最后一批星光陆续熄灭了，大地还团缩在冻僵的梦中。夜风不知在哪儿停止了，天地间仍然飘浮着微细的沙尘。

旗府所在地位于查干茫哈东南边缘，整个小镇跟广袤的沙漠一样荒凉。

除了政府原来的招待所，供来往行人下榻的，就是一个破破烂烂的车马大店，这时候，它的院子里一片寂静，偶尔可以听到牲口喷鼻子和蹄子的声音。

车马大店除去一排土坯垒的正房供人居住，剩下的建筑就是必不可少的牲口棚圈。在靠近牲口圈的南头，有一口水井，结了冰的井台上横着一口石槽。

瘦小、微微驼背的老汉刘望亲，这时咳嗽着从正房里走到寒气砭骨的院子里，一团白气，在他嘴边缭绕。

“狗日的，真冷！”他咕哝了一句，就紧了紧身上的老羊皮袄，来到牲口圈旁。两峰高大丰满的棕色骆驼，正睁大突出的眼睛向他张望。刘望亲在它身上抚摸了一阵，脸上显出犹豫不决的

神情。

他在自己皱纹密布的脸上摸了两下，就把目光转向了车马大店的外面。招待所那边一片寂静，开会的人没有一个起来的，就连一向有起早习惯的李五羊，也没露面。

刘望亲微微点下头，似乎打定了主意。

再有五六天，就是1969年，刘望亲急着赶快赶回林场，叫那些熬盼了三百六十几天，想改善一下伙食的年轻人们高兴一下。他这回出来，购买了一些在查干茫哈林场难以见到的东西：海带、虾皮，准备给大家伙换换口味。

查干茫哈可是个艰苦地方，林场就更艰苦。刘望亲从心里佩服那个满腔热忱，到林场工作的李花开。

前几个月，又从内蒙古扎兰屯林校分来一批毕业生，个个生龙活虎。那个让人一见就疼爱的姑娘李花开，听她的同学说，本来她可以留校，因为跟同窗好友马秀苓好得难舍难分，竟然不远千里，到查干茫哈林场安家落户。

“好闺女呀！”刘望亲一边在骆驼毛茸茸的身上摸着，一边在心里发出赞叹。

就是为了不使李花开失望，他也得早点返回去。

昨天夜里，林场革委会主任李五羊，叫他再住几天，等散了会相跟回去，刘望亲找了借口：大灶上快断顿了，他不好再住下去了。

他知道，李主任开的这个会很要紧，从会场上如临大敌的气氛，他就明白了。再说，这几天他这个“伙头军”不在，大灶上起伙的人们，不知把光景过成什么样子了？

李五羊见他执意要走，就让他回去给副主任马友山捎句话，要作好思想准备，又要有大的战略部署了，对那些挂了号的阶级敌人，必须严密监视。

“说给天明，过个革命化的新年，准备战斗！”李五羊向他下达指示。

刘天明是刘望亲的儿子、林场红卫兵造反兵团的头头。

刘望亲点点头，吭吭地咳嗽几声，表示他完全领会了主任的意思。

儿子在李主任心目中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，而是主任的左膀右臂。林场的年轻人，众星捧月似地围着天明转，连马友山那个独生女马秀琴，也看天明的眼色行事，作老子的刘望亲心花怒放。

他不难看出，马秀琴跟天明很相好，这种事，只要一留神姑娘的眼波就一目了然。刘望亲试探过儿子。天明对他说：“爸，现在是什么时候？帝修反要改变我们这个红色政权的颜色，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如火如荼，哪能顾上那些事？”

刘望亲哑口无言了。

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两三年，他身临其境，连这也不知道吗？儿子是司令，他的话没错。

干革命，也得讲究有接班人呀？不然，这长江后浪推前浪，红色江山叫谁去继承。刘望亲心里这么反驳儿子，但嘴上没说出来。天明是红卫兵的头头，当然比他更清楚斗争形势。

这回他出来，也没有征求头头儿子的意见，就自作主张，为儿子扯了一身蓝卡其布，回去请秀琴妈吕根兰给天明做身新衣裳，换一换那身从“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”问世，穿到今天的、洗得发白的黄军褂。

“灰小子……”刘望亲疼爱地嘀咕，并且把骆驼拍了几下，他的话是说给儿子听的。

骆驼受到暗示，轰地一声卧倒了。刘望亲开始往它身上装东西，以及路上吃的干粮和水。

“哎，老哥……”

刘望亲一扭头，身旁不知什么时候站着一个女人。

在渐渐明亮的晨光中，女人正把明媚的目光投在他那张核桃皮脸上。

她的五官十分端正，看上去年龄在三十六七岁左右，一络黑发，从方格头巾下面垂出，遮住右眼梢，使她显得有几分俏皮。

上身的羊皮卡衣没有系扣子，露出紧身小棉袄，左边的胸脯上。别着一枚鸡蛋大的毛主席像章。她脚旁放着一只黄帆布提包，鼓鼓的，快撑破了。

“老哥，老同志……”她又开口了，声音有点沙哑，可挺好听。

“唔，你？”

“去查干茫哈咋走呀？”

“你去？”

“我去！”

“去哪儿？”

“林场。”

“林场？”

“对，林场。”

“有什么事儿？”

“我闺女在那里工作！”

“你闺女？”

“李花开，老哥，……”

“噢，啊。”刘望亲又哼了一声，但脸上可没笑容出现。他这个人脸上表情极少。他的惊讶难以掩饰，从眼睛里流露出来。

“你是，花开她妈！”他刚说出这句多余的话，不由龇了龇牙，那是他感到失笑。

“我是花开妈。”女人大大方方地朝他笑着说，“老哥，你认识我闺女？”

刘望亲有点自豪地点下头：“她天天吃我做的饭！”

“啊，太好了，老哥！我正愁这路可咋走？连去林场的车也没有！”女人宽慰地把右手放在脸上温了一会儿，“咱们多会儿动身？”

“马上！”刘望亲说，“骑过骆驼没有？”

“没骑过也得骑呀！”女人很明白事理，笑盈盈地说，“总比我两个脚板走得快吧！”

刘望亲对准备过元旦的年货打量一会，又把驮子重新捆扎，放到一头骆驼身上，给女人空出一峰坐骑。出发前，他问女人：“你叫甚？”女人回答：“云秀。”

刘望亲和云秀踏上去查干茫哈林场的路，东方还没有升起太阳，仅仅在地平线上浮现出一缕玫瑰红。

飘尘似乎已沉降干净，空气明净了许多，几乎没有风，干冷的空气中，偶尔掠过一群叽叽喳喳的麻雀，使他们中间的沉寂暂时被打破。

刘望亲的眉毛、胡子上结了一层白霜，他把两头骆驼连在一块，自己牵着它们走。

云秀不好意思地说“老哥，这……”

刘望亲说：“我走惯了，没甚！”这会儿，他心里在琢磨今天这件事。

李花开要是突然看到自己把她母亲接到林场，那种惊喜，刘望亲能想象出来，花开总得一蹦几尺高。

刘望亲有点得意洋洋，哼地笑了一下，脸上毫无反应。

这时，他隐隐感到后悔，刚才走得太急，没有向李主任去“报告”一声，让他也分享一点这种喜悦。

自己那个聪明过人的儿子天明说得好：查干茫哈不缺的是沙子，缺的是人。

亏他那个脑瓜咋能想得出来。

查干茫哈最欢迎有人来，只有那样，人们才感到，自己还没有被开除出人间。何况这回，“光临”林场的贵客，又是李花开的妈妈！

这女人真行，敢一个人闯到查干茫哈来，可见花开在妈心目中的地位多么重要。到查干茫哈，可不是去北京或者呼和浩特，没点决心是不想来不愿来不敢来的。

作为一个伙头军，可得好好款待人家。查干茫哈水土硬，连花开那帮子血气方刚的青年人，初来乍到，不服水土，还闹了几夭肚子呢！

刘望亲不由地向后面瞥一眼，云秀在一颠一颠阔步前进的骆驼上坐得很稳当，她正东张西望，好像在欣赏这片凝固的韵律——连绵不断一望无边的沙漠似的。

红彤彤的太阳突然喷薄而出，明丽的光线落在云秀脸上。

刘望亲看到她一副惊讶的神情，就同情地叹了口气。

这不奇怪，没经过沙漠的人，一旦身入其境，谁能无动于衷？眼前沐浴在阳光中的查干茫哈波涛汹涌，但没有一丝声音，像失去生命的海浪，没有树没有草，开天辟地就这么死寂。

光这一点，就使人毛骨悚然，云秀没有惊叫起来，刘望亲对她又添了一份敬重：花开妈不简单。

他打心眼里高兴：他看不上那些虚虚咋咋的女人。

“没见过哇？”他扭过头说。

“没见过，老哥！”云秀从一个境界中醒过来，向他笑了一

下，“好怕人！”

她到底是女人嘛。

“一起风，就更吓人了，天昏地暗，能把人吃掉。”刘望亲抹一把胡子上的霜花说，“咱们林场，就是想把它治住。”

云秀点点头，一副“我知道”的神情。

刘望亲也点了下头，就又没话了。

晌午，到了一片稀疏的茆茆滩里，刘望亲停下来，向两只骆驼“索索”地发出卧倒的指示，让云秀下了骆驼。

“挺绵和，就是太慢了！老哥，哪会儿才能到林场呀？”云秀一边舒展腰肢，一边向北面眺望。

刘望亲搂了一堆干柴，点起篝火，把皮口袋里的水倾在一只大茶缸子里，放在火上滚着，又从驮子里面取出炒米，冻得铁硬的馒头。然后回答云秀的问话：“前半夜。”

云秀坐在一个草墩子上面，拨着火，跟刘望亲说话。

刘望亲点上烟袋，嗞嗞地吸。

天色不太晴朗，浮着一层灰雾雾的云气，茆茆草光裸的茎秆，无力地摇曳。

水滚了，云秀把炒米撒进去。一阵焦香从茶缸里飘出。

刘望亲正撮了一些干羊肉往茶缸里放，他看了云秀一眼，又改变了主意。

“放吧，我能吃惯的！”云秀看出他的迟疑，向他笑笑说：“前几年困难那会儿，什么没尝过呀！”

刘望亲把干羊肉放进去，他感到云秀是个善解人意，世故老练的女人。可能李花开内秀的性格，就是从她这儿继承的。

李花开一到林场，就帮刘望亲干营生，那种大刀阔斧有条不紊的作派，挺得他的欢心。

“老哥，在林场干了几年？”云秀把炒米从火上端下来，折下

两根粗壮的茭茭草，当筷子用，先递给刘望亲。

“你先吃哇！”他向她一扬下颏，又向她把手掌翻了一下，表示数量。

“十年？那老哥是林场的老功臣了！”云秀一边吃东西一边说。

“十几岁到了查干茫哈没挪过窝。”他磕掉烟袋里的灰，把烟袋别在腰里，开始啃馒头。

“家口大吗？”

“就我跟儿子。”

“我那老嫂子呢？”

“早没了！”

“早没了？”云秀的口气里含着同情和惊讶。

“儿子刚生下，不多时，他妈就下世了。”刘望亲淡淡地说。

“不容易呀，老哥，你又当女人又当男人。”

“听花开说，你们母女也……”

“她爹命苦。”云秀打断他的话，“刚解放那年，她爹是个毡匠，出去耍手艺，不承想就一去没回头，生不见人死不见尸，丢下我们娘俩真凄惶。”

云秀的眼圈一红，叹了口气。

触动了人家的伤痛，刘望亲心里骂自己白活了这把年纪，他连忙岔开话头：“快吃哇，一直到林场，咱们就不开伙了？”

他本来还想告诉云秀？花开正跟查干茫哈的巴颜（即富人牧主）巴拉登的儿子敖特根谈恋爱，云秀的情绪一变，他就不多嘴了。

人家到了林场，还能不清楚，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。

云秀反倒说：“老哥，都是过去的事了，没什么。”

他赶紧说：“花开妈，你到林场打算住些日子吧？”

“我想长住下来。花开一个人在这儿，孤零零的，我不放心。”

刘望亲又是一愣，他又把云秀看错了。

“林场挺苦，一年四季，连鲜菜也吃不上几顿。”

云秀格格地笑了：“我闺女都不怕，我这当妈的倒怕吃苦了吗？老哥，你跟儿子不是把老根都扎下了吗？哎，你儿子叫什么？”

“天明！”刘望亲心头暖烘烘的，这个女人真会说话。

“天明！好名字呀！有对象了吗？”

“难说。说没有哇，人家跟他挺好，说有哇，又从不提叙，唉，如今的年轻人，你说不出个青红皂白！”

“那女子是哪儿的？”云秀笑着说，“你不用‘干预’，人家心里有数！”

她用了一个时髦的字眼。

“林场马副主任的女子，秀苓。”

炒米吃完了，云秀倒了点水洗缸子，向他看着说：“你还攀上了一门高亲呀？”

刘望亲心满意足地嘿嘿地笑了两声。

“你要打算长住，我跟李主任说一声，到伙房干营生吧！花开是个勤快女子，早成了我的帮手。我出来这些天，还不是都托付给了她！”

云秀点下头：“有老哥这句话，我就感谢不尽了。”

他们重新启程时，说的话就多了，直到日落大漠，他们的谈兴才低落下去。

这会儿，刘望亲才猛地想起来，李主任让他给马友山捎的两斤烟叶，他忘了去招待所拿上。

上午的会散了，李五羊也没见刘望亲来取烟叶子。吃过午饭，他正要卷根烟，躺到床上歇一下，旗革委会的通信员来找他。

“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的主任叫你过去。”后生向他说着，也卷了根烟抽起来。

“甚事？成天闹连续作战！”李五羊一边说一边穿上刚刚脱下的一双大头皮棉鞋。

“甚事？阶级斗争噢！”后生格格一笑，先走出去。

李五羊扫一眼这个房间里的另外两个开会的人，他们都蒙上被子，鼾声大作了。

他把烟点上，深深地吸了几口，就扔到地下，一脚踩碎。

李五羊出了招待所的院子，向坐落在小镇西边的旗革委会大院走去。街道上行人寥寥，几只羊和几口猪，大模大样徜徉街头，刚刚刷上去的标语触目皆是，都是配合这次全旗三千会的。

“坚决捍卫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！”

“誓把清队斗争进行到底！”

“打一场清队的人民战争！”

几只尖声的高音喇叭，也播送着同样的内容。

李五羊是个身材高大、五官端正、目光深沉的中年汉子，身上散发一种强悍的气质，甚至有点令人望而生畏。

李五羊不修边幅，举止不拘小节，稳重干练，是查干茫哈基层干部中比较出色的人物。

他走进革委会大院，那个比他年轻差不多一半的主任，已经站在办公室门口等着他。年轻主任一脸焦急、紧张的神色，使李

五羊暗暗惊诧。

“李主任，快进家！”主任招呼他，自己先走进了火炉的屋里。

李五羊摸摸一年四季不戴帽子、留着平头的脑袋，蹲在火炉跟前。

“你找我？”

“李主任！”办公室主任递过一枝“前门”香烟，李五羊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，夹在左边耳朵上，掏出烟口袋卷烟。

“有任务？”他全神贯注地“制造”纸烟，并不抬头，随口这么问。

对方坐在椅子上，用严重的口吻说：“我们对查干茫哈的敌情进行排队梳辫子，感到问题很大。查干茫哈解放后土匪活动十分猖狂，剿匪进行得很不彻底……。”

说到这儿，他有意停顿了一下，一方面是为了引起李五羊的注意，另一方面也是追求说话效果。

李五羊鼻孔里喷出两条白烟，他站起来，坐在床上，点了下头：“唔。”

“不少土匪的残余分子隐藏下来，有的甚至钻到咱们的心脏里头，当上了共产党的干部！”

李五羊的眉头跳了几下，目光变得警觉起来：“你这话有甚根据？”

“这是我们的分析，不敢怀疑，就没有革命！那个土匪头子的老婆就下落不明！”

李五羊点头说：“那回打土匪的事，我也听说过。林场的老马，当时是剿匪的红马连班长，情况他比我更了解。”

“那就好！你回去跟老马同志认真研究一下，必须在这次清队中，把这件事搞清！说不定还有个什么变种组织呢？”

“要不要把马友山叫到会上来?”

“不必了,我信得过你们俩!李主任,要狠准稳,抓出成绩,抓出深度!”

“主任还有什么指示?”

“这就够你忙乱一阵子了!”

谈话到此结束,李五羊离开他,在往招待所走的路上,细细回味乳臭未干的上级的指示,他还摸不透,人家是胸有成竹“引而不发”,虚晃一枪,还是真的属于一种理论上的分析。

不论哪种情况,他都不能等闲视之。

查干茫哈那次声势浩大的剿匪,他这个岁数的人记忆犹新,真枪实弹,你死我活,那个二十来岁的主任知道个毬?只不过想借这次清队立功,实现当上旗革委会副主任的美梦罢了。

马友山身临其境,李五羊从他的人事档案中,前三年就了解了这一点。

这事得先回去跟老马研究一下,再征求刘天明他们的意见后才能行动,现在,他可不能给旗里的人许什么愿。

这不是闹着玩的事。

今天他最大的收获,就是第一次从领导的口中得知,土匪头子的老婆原来并没有死,而是“下落不明”!

李五羊又惊又疑,这正是他多少年来一直牵肠挂肚的一件事。

她真的还在这个世界上吗?

李五羊后悔刚才没有让“清办”主任更深入地讲下去。

“德力特”的老婆其其格,那可不是个等闲人物哟!茫茫人海,她钻到什么地方去了?

李五羊千头万绪,在走回招待所的时候,他的主意也打定了,这次清队,真能找出其其格的线索也不赖!

他已经有了初步打算：刘天明热情能干，叫后生担任总指挥，马友山了解情况，可以协助刘天明。

回到招待所，他躺在床上，一点睡意也没有。刚才年轻主任的话，使他的思绪乱纷纷的，看起来，人们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忘记那次刀光剑影的剿匪。论年龄年轻主任那时才呱呱坠地，妈妈的奶头就是他的全部世界，他根本不知道那场拚杀格斗是咋回事。

他当然不可能无中生有提出那件事，肯定背后有更了解情况的人在指拨他。

李五羊很烦闷，卷了支烟，没抽一口，就把它捏成一堆粉末。

他的不安，还来自另一方面。

从林校分到林场的李花开，是个挺招人喜欢的姑娘。有几次，李五羊忙得没顾上去大灶吃饭，是她把饭送到他的宿舍去的，如果他不在，还要留个字条。

“李主任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请按时吃饭。”

看着字条，李五羊不禁哑然失笑，油然升起一种喜爱之情，不久这种心情就被一件事情冲刷得荡然无存。

花开来到林场不久，她的档案转到林场，李五羊一看，颇为惊疑。原来，她父亲还在她不省人事的时候就没了，她的母亲叫云秀。

“云秀！”

李五羊的眼睛似乎碰到一团火上，视线立刻烧焦了。

“她还活着？”他脑子里翻腾起来。“她也叫云秀？”

那天，他合上档案，一直在琢磨这个名字。天地很大，同名同姓的人不在少数，可是，偏偏花开又姓李！

真有这么巧的事吗？

到了晚上，花开送饭来了。李五羊把正要出去的姑娘叫住：